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出版

美·

生命的

再塑

Mei· Shengmingde
Zaisu

朱传雄／著

这是一本多彩多姿、意蕴幽远的散文集。这里有

「不夜城」漠河之夜的沉思，
漠边密林绿色恋情的记忆，
渤海之滨老人与日出的遐想，
冰雪天山生命与水的礼赞，
也有战地军营、山村陋巷、佛
门净土的奇异风情、趣闻轶





美· 生命的 再塑

朱传雄／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美·生命的再塑

朱传雄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1/2·插页1·字数136,000

1988年7月第1版·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册

ISBN 7-80040-032-8/I·23

定价：1.50元



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曾滴落无数晶莹抑或浑浊的汗珠，无所谓铭心刻骨，却也算一段真实的人生。

朱传雄

作者小传

朱传雄，四川省平昌县城龙乡人，1945年4月生，大专文化。学生时代即爱好文学，17岁时在《平昌报》上发表第一首诗。1964年参军，当过连队文书，团图书广播员、报道员，师新闻干事、文化干事，1979年调铁道兵政治部任创作员，现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发表过大量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和中短篇小说，其中散文《滇边二月石榴红》获全军“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优秀作品奖。

序

谢大光

年初，收到李武兵的信，提起传雄要出一本散文集，想请我写序，又怕使我为难。看过信，我心里很不安。

和武兵、传雄的交往有十多年了，那时，他们都在铁道兵。由于部队常年施工，文化生活贫乏，从上到下形成重视文艺创作的传统，培养出一批创作骨干，武兵和传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先后被调到兵种的创作组。我在部队生活过几年，和部队作者的交往自然多一些，感情上也更接近。因此，回天津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后，铁道兵的创作组就成了我们的重点工作对象。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不久，我们几个同志刚把家从震毁的残屋中安顿到临建，就又赶到北京编辑铁道兵的诗选，以至发生第二次大震时，我们听着种种可怕的谣传从天津传来，无法知道亲人的生死；是铁道兵的同志连夜派车送我们回天津。那充满恐怖气氛的夜晚，现在想来已经很遥远了，留下来却是些温馨的气息。

那一年十月初，“四人帮”覆灭的消息还未传开，我们正是在铁道兵大院里感受到了种种迹象。关紧门窗，拉上窗帘，悄悄而又兴奋地交换着各种渠道听来的消息，分析着每一点微妙的动向，共同的期待，会心的微笑，彼此感到对方贴近的心。我以为，那些日子里结下的友谊，和战场上一样，是可以共患难的。这几年，铁道兵随着部队整编被撤销，创作组的朋友们各奔前程，大家都在生活中奋争、沉浮，彼此心气相通，见面的机会是少多了。难道我竟变得让朋友们难以启齿了吗？

我当即写信告诉传雄，请他把散文稿寄来。

在我的印象中，传雄是搞小说的。他家在四川农村，从小吃过不少苦，当兵后，随部队走遍了祖国的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生活积累丰富，他同时还写过这么多散文，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传雄外表看来粗放，内心却很细腻。他的散文亦得益于小说的经验，细节的提炼，人物的刻画，和一般单纯写散文的笔法不同。比如记叙中学时代生活的《记忆，一片绿色》中，那个因写“情诗”而生出一场风波的女同学，就画得很传神，也透出了作者温厚善感的内心世界。

传雄来信说，他的散文“很实，写不好”。这是自谦之词。“实”是一种写法，却不见得不好。散文中的虚与实，在具体处理上当然和小说不完全相同，但都要从具体实在的生活感受中生发出对于人生社会的良知良能。实一些，应该是更生动一些，更个性化一些。相反，空泛虚夸

的无病呻吟，必然吟出套话、假话来，倒是应该摒弃的。我们要一面紧紧地拥抱生活，一面在心理上和生活保持一个审视、交流的距离。这些话说来轻巧。一个飘泊无定的军人，从成家到立业，到拥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来沉淀和表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这是一个烦杂而漫长的过程。常常是等到这个过程完结，也就是创作激情创作欲望的枯竭。传雄的散文基本上是两个时期写的：八〇年以前一段，八五年以后一段；这中间的空白，正是他个人生活上最艰难的一段。传雄的创作激情没被繁杂而沉重的生活负载压垮、泯灭，这是我所佩服的。从他最近写的《月朦胧，雾朦胧》、《美·生命的再塑》等散文，可以看出他从容自信的心态，即使写往日沉重的岁月，也有一种灵动悠远的感觉。

人生无常，风云难测，困难和波折随时都可能遇到。只要把握住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不失去生活的大目标，“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境界总会出现的。到那时，以往经过的曲曲折折，将化作丰腴的泥土，这上面有希望开出鲜艳的文学之花。

看了传雄的散文，生出这样一些不相干的联想，随手写下来，作为序似乎有些不大郑重，我愿以此献给正在生活的激流中奋力前行的朋友们。

1987年12月7日

目 次

序.....	谢大光 (1)
醒着的城.....	(1)
滇边二月石榴红.....	(7)
井冈山纪游.....	(13)
美·生命的再塑.....	(19)
春雨潘家口.....	(25)
五合一瞥.....	(31)
月朦胧，雾朦胧.....	(38)
在染血的土地上.....	(46)
昨天的军人.....	(53)
流泉叮咚绕古祠.....	(59)
青青的橡胶林.....	(65)
唱吧，孔雀河.....	(71)
情满天山.....	(77)
古城·老人与海.....	(84)
林嫂.....	(91)

林区话熊	(97)
五月的伊敏河	(105)
一连之长	(114)
沙海一枝春	(120)
隆化情思	(127)
白河散记	(131)
彩练当空	(138)
巴山行	(146)
土豆小记	(153)
军营浪漫曲	(156)
夜宿荷花塘	(163)
钟声	(171)
过三峡	(178)
泉思	(183)
记忆，一片绿色	(189)

醒着的城

黑龙江南岸的漠河，是一座奇特的“不夜城”。它穿过北纬五十三度线，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地方，加上地球本身二十三度半的倾斜角，夏至前后，这里日照时间最长。据说，夜里十一点过，户外还能看书，凌晨两点，天又亮了。即使中间的几个小时，也因余光辐射，野外景物，依稀可见。

然而我来漠河，却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正值初春天气，离夏至尚早，下午九点，便已暮色苍茫了。负责接待的老赵同志，大概看出我的急切心情，刚住下，就主动提出陪我去看看江边哨所。

老赵在边防检查站工作。中苏边境会晤，他是我方代表之一，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沿着宽敞的林荫大道信步走着。远远望去，城南七峰相连的七星山，早已抹去最后一缕晚霞，隐进暗蓝的星空。浓密的樟子松林，象伫立的卫队，掩映着林边斑驳的残雪，林中闪烁的灯火。偶尔，一阵摩托车的哒哒声掠过耳际，随后又消逝在密林深

处……

历史上，漠河曾是淘金人聚居之地，也是鄂伦春族人民游猎的场所。冬天，猎人们乘坐爬犁，沿着千里冰封的黑龙江，来这里猎捕马鹿、黑熊、狍子和飞龙，第二年冰雪消融，他们又乘着桦皮小船，顺江而去。据说，当年穷奢极欲的慈禧太后，还特地来过这里。她从墨尔根(嫩江)开始，每停一次轿，就叫一站，到漠河，正好三十二站。那一站一站的停轿地，沿袭至今，成为当地的地名。

边走，老赵边向我介绍着漠河的今昔。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我们穿过树林，便见一片整齐的街基，呈现眼前。老赵告诉我，这就是漠河。月光下，那笔直的栅栏，那粉墙木顶的房舍，显得精巧而又雅致。那一排排窗口，灯光已经熄灭，只有屋顶的烟囱，轻轻飘出一缕缕烧炕的桦木样子的青烟。窗帘后面，不时传来均匀的鼾声，或年轻母亲哄孩子入睡的“噢噢”声。忽然，一只狗从门后窜出，大概认出是老赵吧，亲热地摇摇尾巴，又退回浓黑的阴影里。这儿是公社所在地，看来刚开过一次会议，门外还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蛤蟆烟味儿……

在祖国内地，我曾观赏过无数繁华喧闹的夜景，那繁星般闪烁的灯火，那潮水一样的车辆人流，有如沸腾的大海。可是，漠河的夜晚真是这样宁静吗？

我望望老赵，他神秘地笑笑，又迈开脚步。于是我们穿过街基，来到城北。黑龙江自西南而来，在这里转了一个急弯，流向东南。江流内侧，是一片犁铧形的沙洲，因

它位于我国最北端，所以地图上标着“北极洲”。岸边，堆积着扎好的木筏，只等江面开封，好往下游流放。据说黑龙江开江，冰排涌流、一泻千里的情景，是很壮观的。眼前，厚厚的开江雪刚在融化，似乎听得见叮咚的融雪声，和地气回升的苏苏声，透出春天的信息。

远处，薄雾萦绕的江面，星星点点地布满银白的雪堆，那是渔民们凿冰网鱼的标记。这里最有名的是细鳞鱼，膘肥，鲜嫩，而且多。夏秋之夜，只要在瓷碗里放上香饵，碗口罩上带孔的纱布，把碗坐在岸边浅水中，不一会，就能钻进满满一碗小鱼。虽是小孩儿们玩的勾当，那情景，却也实在诱人哩。

“这是‘北极石’，留个纪念吧。”老赵弯腰捡起一粒石子，递给我说。“明早你再看，保准是红色的！”

这时我才发现，沙洲上，布满无数这样的石子，一脚踏下去，发出噼噼嚓嚓的挤碰声。老赵眼力真好，竟能在月光下分辨出它们的颜色！想起刚才在边防检查站，看见窗台上那一排清香四溢的花盆里，就嵌着各色各样珍珠玛瑙般的“北极石”，原来出自这片金色的沙洲。是多情的大自然特地为祖国北疆镶上的一条五彩花边，还是我们的边防战士用脚板磨光、用汗水和鲜血染成呢？这沉甸甸的石子，似乎还散发着微微的体温。此刻，我突然感到，“祖国”这个词儿有多么神圣，多么亲切！是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不就从这里算起么？哪怕是江中鱼跃，林中一声鸟啼，都能唤起你对于祖国崇高的

责任感。因为，对岸就是异国国土。在那阴森森的电网后面，在那黑魑魑的岗楼里，谁知有多大倍数的望远镜伴着乌黑的枪口，正对准我们呢？

在江边哨所，我们登上了高高的瞭望塔。脚下，黑龙江象一条银色的巨龙，伸向茫茫天际。听不见江水的喧腾，只有凛冽的寒风在耳边呼啸，震得塔架微微颤动。

瞭望室里，一名战士正在值勤。老赵介绍说，他姓张，是这儿的班长。小张只是向我点点头，又扶住了瞭望镜，室内没有开灯，窗外朦胧的夜色，映衬出他笔直的身影。偶尔，见他扭亮手电，在值班日志上飞快地记录着。直到一个战士上来接班，我们才跟小张回到哨所。灯光下，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他身材不高，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炯炯有神，嘴角挂着一丝腼腆的微笑，显得朴实憨厚而又机警，常用“挺好”两字概括哨所的生活，回答我的问话。

他叫张永信，安徽人，从小失去父母，只上过三年耕读小学。参军八年，一直生活在黑龙江边，现在，他又领着两名战士，住在这小小的哨所。小张告诉我，要说困难些，还是冬季，寒冷而又漫长。特别是春节前后，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五十二度，遍地冒白烟。瞭望塔上，取暖的煤油炉点不燃，连空气也象凝固了似的，喘不过气儿来，只要动一动，耳边就哗哗响。

“那是‘高压冰镇空气’，咱们这儿的特产！”老赵笑着补充道，“前些年，漠河还不通公路，来来往往，全靠一条黑龙江。要是对面封锁江道，吃的用的运不来，连战士

看病都得靠直升飞机送内地。

“大伙儿怎么生活呢？”我问。

“吃炒黄豆喝土豆汤呗。”小张笑笑说，“其实，也挺好，克服克服不就过来了……”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小战士发言了。他是去年入伍的中学生，大概看出了我的职业吧，郑重地嘱咐我：

“你要写文章，可千万别把咱们这儿说得太‘那个’了，啊？”

“怕女朋友看了不放心？”我逗他。

“哪能啊。”小家伙乐了，“其实，咱们也有咱们的乐趣。你看，夜里一人值班，剩下两个人，躺在被窝里，咱们还常开‘晚会’呢。吹口琴，讲故事，猜谜语，什么都行。去年除夕夜，班长他们上塔，要我留在下面过年。我就是从收音机里，和祖国人民一起欢度春节的！”

我问他那时想不想家，他双眉一扬，承认说：“有一点儿，还梦见妈妈包饺子呢！咱可比不上班长，那么沉得住气。”小鬼说着，从桌上一个本子里翻出张照片，笑着递给我：“你看！”

这是班长的女儿小俊梅刚满周岁的留影。小姑娘长得胖嘟嘟的，很逗人爱。照片背后，端端正正题着几个字：“爸爸春节好！”这显然是孩子妈妈的手笔。可以想象，这简单的一语双关的问候，含着多少深情与祝愿，曾经怎样地温暖过一个边防战士的心！

小张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原先是打算回家过年的，可

是春节期间战备任务紧，临时决定不回去，所以家里寄了这张照片来。这时，他望望窗外，神情庄重地说：

“越是祖国人民兴高采烈欢度节日的时候，我们越要提高警惕。我们是边防战士，夜里睡觉，都得睁着两只眼睛呵！……”

可不是，漠河的夜晚所以这样宁静，不就因为有小张他们在这里警惕地守卫着吗？深夜，当我告别哨所回驻地时，一路上，似乎还看见那高高的瞭望塔上，有一对炯炯的目光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着，注视着……我想，在这里，无论自然界的夜短夜长，有一条战斗的神经却是永远醒着的。祖国的漠河，是一座醒着的城！

一九八〇年四月于加格达奇

滇边二月石榴红

正是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斗最激烈的日子，我来到美丽的滇南。在这片既是后方又是前线的英雄疆土上，一景一物，都会拨动人的心弦，引起无穷的联想：有多少新鲜事儿，使你激动，使你思索，使你难以忘怀呵！

那是在通往边境重镇河口的路上。我们的解放牌汽车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飞快地向前疾驰，高大的金鸡纳霜、火红的木棉树，刷刷地往后掠过。远远望去，水田如镜，甘蔗成林，一幢幢粉墙瓦舍，一个个芦席搭成的茶水分站、加油站，掩映在绿竹蕉丛之中。各色各样的花儿，百态千姿，争奇斗艳，就象早在路边等着，特地为你一齐开放似的。

汽车穿过谷地，爬上一片山坡。只见满山遍野的石榴树，宛如浩淼的大海，无边无际，一直隐没在远处的云雾中！那碧绿青翠的枝叶，挂着晶莹的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树桠上，开满鲜红鲜红的石榴花，红得那么水灵，那么使人心醉，恰似团团火球，在这碧绿的海洋中跃